

在冷戰的陰影下：黃春明與王禎和

李有成*

摘要：本文首先簡述美國如何藉冷戰之便執行其圍堵政策，將共產勢力阻隔在亞洲大陸，並因此全面性地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與臺灣居民的生活，更順理成章透過經濟與文化生產向臺灣輸入美國的價值，宣揚美國的生活方式，鞏固美國的國家利益。真正的冷戰其實發生在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本文試以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與〈我愛瑪莉〉，以及王禎和的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探討冷戰時期作家如何觀察和思考美國對臺灣社會與民眾心理所帶來的影響。本文特別指出，黃春明與王禎和以近乎突梯滑稽的諷世小說狀寫在美國所支配的冷戰文化下臺灣居民的精神狀態與行事反應，對美國文化霸權所造成的價值扭曲現象多所反省，其小說的批判意義昭然若揭。

關鍵詞：冷戰、黃春明、王禎和、意識形態、文化霸權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退休）

In the Shadows of the Cold War: Huang Chunming and Wang Zhenhe

Lee, Yu-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short account of how the U.S. took advantage of the Cold War to deploy its policy of containment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ommunism in Asia. The fact also made possible the visible American presence in the politics of the R.O.C. and the quotidian life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Cold War was in fact fought mainly in the realms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t was, therefore, through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ductions that American values and life styles were exported to Taiwan as a way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S.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writings of Huang Chunming and Wang Zhenhe, two major Taiwanese writers, to investigate how they observe and contemplate the American influences upon the mindset and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It points out that both Huang and Wang explicitly make use of satire as a form to delineate farcically the spiritual conditions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sway of the Cold War culture. Their writings can thus be seen as a critique of American cultural hegemony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Keywords: The Cold War, Huang Chunming, Wang Zhenhe, ideology, cultural hegemony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Retired)

— 、

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康明思 (Bruce Cummings) 在結束其近著《朝鮮戰爭史》(*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一書時，以下列的文字總結朝鮮戰爭的意義與美國在戰後所扮演的角色：

朝鮮戰爭終究將被理解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戰爭之一，也是破壞最巨大的戰爭之一。可能有高達三百萬朝鮮人死亡，其中至少半數是平民（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損失是兩百三十萬人）。朝鮮戰爭熾熱地發生在日本境外，使日本經濟復甦，工業大為振興，有人將此比擬為「日本的馬歇爾計畫」。戰後兩韓激烈競爭經濟發展，兩者都因而成為現代工業國家。最後，是由於朝鮮戰爭，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五〇年美國下半年的國防預算增加將近四倍，使美國在國外建置無遠弗屆的軍事基地結構，在國內也建立起嚴密的警戒體制，美國也因此成為世界警察。¹

康明思這段結語清楚描述了朝鮮戰爭之後整個東北亞的情勢變化，也凸顯了美國在這樣的情勢中如何借力使力，以龐大的軍事力量睥睨全球，並企圖主宰整個世界的安全事務。顯然，對康明思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方對抗的形勢已經形成，而在朝鮮戰爭之前，中國已經易幟，朝鮮戰爭無異於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讓美國可以全面地介入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冷戰於焉開始。

¹ Bruce Cummings,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0), p. 243. 譯文主要據林添貴的翻譯，若干文字業經斟酌修飾。請參考布魯斯·康明思著，林添貴譯：《朝鮮戰爭》（臺北：讀書共和國，2013年），頁285-286。

所謂冷戰其實未必真的「冷」。除了前面提到的朝鮮戰爭之外，在冷戰的高峰期，僅在亞洲的中南半島就有寮國、柬埔寨及越南的解放戰爭，共產黨的軍事力量與美國所支持的政權鏖戰多年，最後都毫無例外地以美國兵敗與親美政權垮臺收場。以越南戰爭為例，這場戰爭正式始於一九六〇年，隨後逐漸升溫，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越首都西貢陷共而結束，單單南、北越雙方死亡人數就不下四百萬人，傷者更不計其數。²美國在越南土地上投下的炸彈噸數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和。不過，「死亡者的數字化尚未計入戰爭年代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包括環境破壞、被迫流亡、監禁、貧窮、折磨及疾病等」。³

這些戰爭所帶來的巨大傷亡與破壞讓所謂冷戰顯得名實不符。而在直接的交戰國之外，雙方背後參與或支援戰爭的國家也不在少數。冷戰更使得某些政權往往以國家安全為由，在內政上走上獨裁或威權統治，政治異議人士遭到迫害，自由與人權受到箝制，若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嚴重地滲透到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造成許多白色恐怖事件，至今仍為社會留下難以消除的傷痕。約翰·梅森（John Mason）認為冷戰「隱含穩定的強烈元素」，是「二十世紀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⁴這樣的

² 這些數據主要依彼德·庫茲尼克（Peter J. Kuznick）與詹姆斯·吉爾伯特（James Gilbert）的說法。請參考兩人合著的“Introduction: U. S.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Peter J. Kuznick and James Gilbert, eds.,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p.3.

³ Andrew Hammond, “From Rhetoric to Rollback: Introductory Thoughts on Cold War Writing,” Andrew Hammond, ed., *Cold War Literature: 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

⁴ John Mason, *The Cold War, 1945-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73.

看法顯然有美化冷戰之嫌，他忽略了冷戰對人命、財產、環境、社會等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上文提到，朝鮮戰爭讓美國名正言順地介入亞洲事務，這個情況在越南戰爭期間更達到頂點，因此學術界有時候又將越南戰爭稱作美國在越南的戰爭（*American War in Vietnam*），多少在突出美國的侵略性角色。當時有一個為所謂自由世界所耳熟能詳的戰略用詞：圍堵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用來形容美國與其盟邦對全球共黨勢力的阻嚇，既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亞洲。其實自朝鮮戰爭開始，從南韓，經日本、臺灣，至菲律賓及南太平洋若干小島，美國早已以其眾多的基地構築成一條海上的防守鏈，將共黨勢力圍堵在亞洲大陸，表面上是為了保護這些國家與地區所屬的自由世界，其實是在防衛美國所有的太平洋島嶼與其西岸國土。不過朝鮮戰爭也為戰敗才五年的日本提供了復甦的契機，也讓剛剛失去中國大陸而驚魂甫定的中華民國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⁵臺灣因此順勢加入美國的太平洋防禦系統。迨至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結束，一九五四年越南在奠邊府一役擊敗其殖民宗主國法國，美國與中華民國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雙方締結軍事同盟，臺灣一方面被納入美國的國防保護傘，另一方面卻也為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行動——譬如越南戰爭——提供助力。

美國從此順理成章幾乎全面性地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與臺、澎、金、馬居民的生活。軍事與政治方面固然如此，其他如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也不例外，臺灣也因此成為黃春明小說中一位美國駐臺官員所說的「亞洲唯一和我們最合作，對我們最友善，也是最安

⁵ 也有歷史學家未必完全同意朝鮮戰爭救了臺灣的說法。請參考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2011年）。

全的地方」。⁶美國不僅在許多政策上影響中華民國政府規劃施政空間，有一段時間更以不同形式的美援支持臺灣在公、私許多方面的經濟與文化生產，並且在生產的過程中輸入美國價值，宣揚美國的生活方式，鞏固美國的國家利益。

就此而論，真正的冷戰恐怕主要發生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場域。在冷戰期間，美國固然以其難以計數的海外基地、艦隊及規模不一的聯合軍事演習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擴張，不過美國也注意到思想與文化戰場的重要性，所以會透過不同部門或機制在世界各地再生產美國價值與支撐此價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一九九一年，隨着蘇聯與其東歐集團的瓦解，冷戰結束，有關冷戰文化的著述隨即陸續出現，並且逐漸形成新的學術領域。⁷這些著作在理論與實例上一再論證冷戰如何合理化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干預主義，並析論文化在冷戰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美國處心積慮，希望藉由文化建構一個在思想與意識形態上符合美國利益的世界結構與秩序，以發揚美國的價值，推

⁶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臺北：聯合文學，2009年），頁41。

⁷ 請參考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s?—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eter J. Kuznick and James Gilbert, eds.,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Douglas Field, ed.,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 2005); Andrew N. Rubin, *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 Pr., 2012); Annette Vominckel, Marcus M. Payk, and Thomas Lindenberger, eds., *Cold War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2) 等書。另一本書與上述幾部著作稍有不同，這本書反其道而行，注重冷戰時期美國通俗文化對亞洲的想像。見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91*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 2003).

展美國的生活方式。⁸即使在臺灣，這一類的課題近些年也日漸受到重視，相關的著述逐漸增多。截至目前為止，臺灣的冷戰文化研究比較側重在美國官方的建制性角色，不少論文都在探討這個角色如何塑造美國的形象，散播美國的價值，以及介入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生產。舉例來說，趙綺娜在二〇〇一年的一篇重要論文中就指出，「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臺灣之管道」。她舉證歷歷，說明美國政府如何「利用教育交換活動，灌輸臺灣黨、政決策者和意見領袖、學生親美思想，並利用他們將美國理想、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傳播給臺灣社會大眾，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社會」。⁹單德興則在討論今日世界社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論文中勾勒美國政府如何以其外圍組織，透過美國文學的翻譯，向臺、港及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會散播美式文化與價值，並將其意識形態滲透人心。單德興翻轉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有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觀念，將這兩個機構視為意識形態美國機器。他的看法如下：

一九五二年，美國政府於香港設立今日世界社和今日世界出版社，以中文向共產地區之外的華文世界發行刊物和書籍，提倡以美國為代表的科學新知，宣揚典章制度、政治思潮、社會現狀、學術思想，介紹文學藝術，就成為和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更微妙、普遍、與日常生活結合的方式，藉由潛移默化，讓知識較落後地區的讀者接受「先進的」美國所代表的民主、自由、法治、科學的價值系統。因此，這些機構之成立可說是為了達成下述幾項主要目標：（一）作為冷戰布局

⁸ David Ryan, "Mapping Containmen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ld War," in Field,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pp. 53-54.

⁹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第31卷第1期（2001年3月），頁122。

的一環，宣揚美方之長處，圍堵共產思想的傳播與蔓延；(二) 提倡美方的價值觀，形成以美國思想為標準的文化霸權；(三) 由於散播的是美國的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對象是共產黨統治地區以外的廣大華文世界，……我們可以說此二機構不僅對美國國內而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對美國國外而言更是「意識形態美國機器」(Ideological United States Apparatus)；(四) 由於散播的對象是在知識、政治、經濟、科學各方面顯得落後美國的華文世界，其所肩負的「教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 也就不言而喻了。¹⁰

另外像陳建忠的論文則嘗試從臺灣文學史的視角，檢視在「戒嚴與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場域，美援文藝體制〔如何〕成為一種具有外來、軟性卻又極具支配性的動力，足以影響當時的文學生產。……最重要的生產者便是當時廣受美援文化浸潤，接受了西式文學教養而崛起的新世代作家」。¹¹陳建忠特地以《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這兩份與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師生關係密切的文學雜誌為例，說明這兩份雜誌何以「沒有走向國家文藝體制所期待的方向，卻走上了美援文藝體制籠罩下，純粹美學、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文學現代化等觀念的變革之路」。¹²

¹⁰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120-121。

¹¹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223。

¹²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頁225。

二、

就本文的主要關懷而言，上述的認知相當重要。這些認知自有其文學史的意義，至少這些認知描述了冷戰時期臺灣在戒嚴體制下的文化氛圍與意識形態環境，¹³同時凸顯了在製造這樣的氛圍與環境的過程中美國的關鍵性角色。趙綺娜、單德興及陳建忠等人的論文對這方面已有相當詳盡的考察，不過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論述重點基本上是美國政府機構所發揮的建制性功能與其對臺灣知識界、文學界，乃至於一般民眾的影響，至於個別文學創作如何受到影響的研究尚不多見。

在這篇論文裏，我想以黃春明與王禎和的若干創作為例，探討當時某些作家如何觀察與思考這樣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冷戰默許的戒嚴體制下，批評美國，質疑美國在臺灣或在國際上的作為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不合時宜，甚至是危險的，很可能會被貼上反美的標籤，那就會被視為與敵人唱和。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環境中，任何對美國角色的省思或批判，恐怕只能以迂迴的方式進行。黃春明與王禎和在戒嚴時期的部分作品正好具有這樣的特色，他們以近乎突梯滑稽的諷

¹³ 意識形態環境是俄國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用語。巴赫汀說：「社會人為意識形態現象所包圍，為不同種類和不同範疇的客體符號所包圍，為各種形式的語言（聲音、書寫及其他等）所包圍，為科學陳述、宗教符號與信仰、藝術作品等等所包圍。這一切的總體構成了意識形態環境，而意識形態環境又形成牢固的圈圈將人團團圍住。人的意識就在這個環境裏生存與發展。人的意識透過周圍的意識形態世界的中介而得以存在。」M. M. Bakhtin/ P. N. Medvedev,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Albert J. Wehrle,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 Pr., 1987), p. 14.

世小說 (satire)，狀寫在美國所支配的冷戰文化下臺灣民眾的精神狀態與行事反應，對美國文化霸權所造成的價值扭曲現象多所反省，其批判性可說昭然若揭。

黃春明的短篇經典〈蘋果的滋味〉發表於一九七二年，那是個美援剛停止不久，美國的影響力已經無所不在的年代。小說的敘事情節主要環繞着工人江阿發被駐臺美軍格雷上校撞傷雙腿骨折的經過。黃春明將這個簡單的情節細加鋪陳，擺在冷戰的脈絡來看，其實這是一篇頗富批判意義的國族寓言 (national allegory)。小說一開始，黃春明就讓小說中的角色——一位外事警官和一位美國人——帶領讀者進入一個象徵性的空間：「這裏沒有脈絡分明的通路，一切都那麼即興而顯得凌亂。他們兩人在這裏面繞了一陣子，像走入迷魂陣裏打轉」。¹⁴對洋人來說，「在這個地方小孩子玩捉迷藏最有意思」，¹⁵但就外事警官而言，這是個令他難堪、羞於示人的地方，「他想要不是洋人堅持要來拜訪江阿發的家，他才不會帶外國人來這種地方」。¹⁶在外事警官眼裏，這個空間所顯現的是臺灣的貧窮、落後、失序；而在美國人看來，這卻是一個可以戲耍藏匿的地方。這也是赤裸裸的現實對上浪漫的想像。江阿發從南部攜家帶眷北上謀生，由於低下層勞工收入有限，還要養育五個年紀尚幼的孩子，生活異常艱苦。江阿發在醫院等待急救的時候，外事警官與美國人突然到訪，讓他的妻子阿桂與大女兒阿珠瞬間「意識到大事臨頭而叫恐怖的陰影攝住了」。¹⁷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阿珠趕到學校通知阿吉與阿松兩位弟弟時，阿吉正好因沒錢繳代辦費而被老師罰站。這一幕當然用意強化江阿發

¹⁴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42。

¹⁵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42。

¹⁶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43。

¹⁷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44。

一家經濟上的困窘。

阿桂帶着五個孩子——阿珠、阿吉、阿松，以及啞巴女兒與尚在襁褓中的小兒子——被美國官方的黑色大轎車帶到醫院探視丈夫。黃春明以相當生動的文字刻劃這位鄉下婦女在大轎車上的心理反應：「車子才開動不久，阿桂意識到自己坐進車子裡突然不哭的情形，反而使剛才慟哭的樣子，顯得有點假詐。於是乎她又喃喃地低吟，逐漸放聲縱情地大聲號哭起來」。¹⁸阿桂的哭與不哭，甚至大聲號哭有其節奏性，其實隱含不同的意義。簡單言之，阿桂最先的哭只是單純擔心丈夫可能殘廢而憂慮未來一家的生計；她之後的嚎啕大哭則是為了博取更多的同情。尤其後來在醫院陪伴因全身麻醉藥效未退的丈夫時，面對洋修女兼護士，「阿桂更覺得應該讓外人明白她的困境」，¹⁹因此她還是訴諸老方法，又開始喃喃地哭泣起來。

我轉述這段插曲主要在說明，這是一個身陷生存危機，前途茫茫，等待援手的家庭。就在一切都是白色的醫院現場，「說本地話說得那麼流利」的洋人修女護士，「使他們想到卡片上帶翅膀的天使來。……這位修女的出現頓時使他們一家人，感到世界開闊了一點」。²⁰換句話說，這位外國護士竟成為他們在走投無路時撫慰他們心靈的天使。尤其是，當黃春明在小說中以小標題把這間「沒看到有人走動」的醫院稱作「白宮」時，²¹整篇小說的政治寓意頓時呼之欲出。阿松對醫院處處白色心有疑惑，作哥哥的阿吉立即回應說：「這裏是美國醫院啊」。²²看來只有美國才能對受傷的江阿發提供精神與

¹⁸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53。

¹⁹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60。

²⁰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60。

²¹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54。

²²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57。

物質上的援助。

而最實質的奧援當然是車禍肇事者美軍格雷上校所致贈的新臺幣兩萬元賠償金與其他慰問品，包括在那個年代相當貴重的蘋果。充當格雷上校翻譯的修女護士對江阿發說：

「除了保險公司會賠償你以外，這一次在道義上格雷上校自己，還有因為公事的關係，他的服務機關也願意負擔責任，不會讓你們因為江先生的殘廢，生活發生問題。並且格雷先生想徵求你們的同意，想把你們的啞巴女兒送到美國去讀書。」²³

即使有外事警官忙進忙出，甚至陪着格雷上校到醫院探視江阿發，小說情節從頭到尾未見交通警察的蹤影，因此這場可能讓江阿發殘廢、影響他全家未來至鉅的車禍既未見肇事責任的鑑定，也沒談到可能的刑事問題。美方以其豐饒的物質條件輕易地解決了法律上的問題。〈蘋果的滋味〉的最大諷刺恐怕就在以下的對話：

一直站在旁邊的警察突然開口說：

「這次你運氣好，被美國車撞到，要是給別的撞倒了，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用草蓆蓋着哪！」

阿珠湊近爸爸的耳邊把警察的意思說給他聽。阿發一下子感動涕零地說：「謝謝！謝謝！對不起，對不起……」。²⁴

外事警官說的也許是實情，就因為肇事者是美國人而表示江阿發「運氣好」，但他無論如何是官方代表，這些話出自官方代表之口，其反諷不難想像。而在情急之下，就一位單純的勞動階級而言，江阿發的反應也相當直接；然而他畢竟是受害者，畢竟是有可能因此而身殘的

²³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66。

²⁴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66。

人，這樣的「感動涕零」也未免讓人深覺委屈。

整個原應悲情的敘事情節接着發生戲劇性轉變，江阿發一家人竟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滿足的氛圍中，江阿發因這次車禍而確信自己北上工作是個幸運的抉擇。黃春明不愧是一位小說高手，他以側寫的方式描述江阿發與阿桂夫妻倆在獲得兩萬元賠償金後的心理變化：

阿發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一種無憂無慮，心裏一絲牽掛都沒有的感覺，使他流露到他的臉上，竟然讓阿桂看起來，顯得有點陌生，作夢也沒想到，和他生了五個小孩的江阿發，也有這麼美的一面。她趁阿發沒注意她的時候，把自己的頭再往後移，然後癡癡地看他。看！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清秀過？今天總算像個人了。²⁵

尤其在小說結束之前，一家人圍繞着江阿發的病床享用格雷上校帶來的蘋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幕天倫和樂的場景，與小說開始時的景象形成強烈的對比。阿桂和孩子們聽江阿發說，「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突然味道又變好了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時候，就變得起勁而又大口地嚼起來，噗喳噗喳的聲音馬上充塞了整個病房」。²⁶

敏感的讀者在〈蘋果的滋味〉中嚐到的恐怕是另一番苦澀的滋味。黃春明的本意當然不在批評或嘲諷江阿發一家；相反地，他的同情與悲憫毋寧寄託在江阿發與其家人身上。〈蘋果的滋味〉其實相當微妙地敘寫美國強權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如何在弱勢者身上造成傷害，美國霸權又如何以君臨的姿態左右臺灣的命運。江阿發雖然獲得物質補償，但是他其實身體和精神雙雙受創，他所付出的代價

²⁵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67-68。

²⁶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頁 70。

不可謂不小，只是他並不自知，反而因為美國人的些微餽贈而感激涕零，甚至為自己的好運深感慶幸。這是他善良純樸的地方。〈蘋果的滋味〉所憂慮的正是冷戰政治下美國無遠弗屆的滲透力，民眾除對美國所代表的一切俯首帖耳之外，對美國的心理依賴無疑是另一種無形的創傷經驗。〈蘋果的滋味〉所力圖批判的顯然是冷戰政治下這樣一個少了自主意識的備受扭曲的世界。

黃春明在一九七七年發表另一篇諷世小說〈我愛瑪莉〉，把這個扭曲的世界推到極致。在這個具體而微的世界裏，價值錯亂，是非顛倒，小說人物在精神上被美式文化徹底殖民。小說男主角陳順德任職於臺北一家美商機構，取了個洋名字叫大衛·陳，每當有人以洋名稱呼他時，他的反應一向靈敏，「然而偶爾，有人連名帶姓稱呼他陳順德先生，他的反應就遲鈍些了」。²⁷對中文名字與洋名字的顯著反應可以證明「大衛·陳從陳順德脫胎換骨出來，同時著實地紮根在他的工作環境了」。²⁸黃春明對筆下這位崇洋媚外的人物顯然不假辭色，特意讓敘事者戲謔地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的，大衛這個洋名字，被一些朋友移花接木，改叫他為大胃了」。²⁹如果說〈蘋果的滋味〉裏的江阿發屬於底層工人階級，每天必須為生存問題掙扎不已，〈我愛瑪莉〉中的大胃則活在另一個世界，他有妻有兒，一家五口生活原本堪稱美滿。他在美商公司上班，對刻薄的美籍上司「百依百順，頗有逆來順受的韌功夫」。³⁰小說敘事者這麼描述大胃在公司的境遇：「看他的神情模樣，煞像是攀纏在一棵大樹的葛藤，

²⁷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臺北：聯合文學，2009年），頁111。

²⁸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112。

²⁹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113。

³⁰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112。

沐浴在春暉中欣欣向榮。他的確很滿足他的現狀」。³¹敘事者以葛藤的意象形容大胃，用意當然在嘲弄他對美國上司的逢迎攀附，在美式資本主義文化的長期薰陶下，他早已是一位失去自主意識的人。他甚至以洋老闆衛門先生「也用中文發音叫喚他大胃」為榮，³²「心想洋老闆跟他的關係，已不同往日，而是更往深一層發展了」。³³

這位洋老闆卻不時利用職權，官腔十足地羞辱本地員工的歷史與文化；而當其他人聯合起來要衛門道歉時，「大胃卻站在一邊獨善其身，最後害得其他人不能不寫辭呈走路」。³⁴在他獲知衛門先生即將被調回美國之後，他就大事向衛門太太露西送禮：一對手鐲、兩件訂做的旗袍，以及花了新臺幣四千元弄到的一幅齊白石的殘荷臨摹——四千元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他對衛門卑躬屈膝，自以為獲得寵信，他不知道的是，衛門先生根本視他如豬狗，「在背後一提到大胃，就說那頭豬怎麼怎麼，那隻狗怎麼怎麼」。³⁵換句話說，在衛門這位美國上司眼裏，大胃被貶抑到非人的地位。

由於衛門夫婦即將返回美國，大胃死求白賴纏着他們，希望能收留他們的愛犬瑪莉。牠其實是衛門夫婦「在信義路的狗園花了六百元買來的雜種狼狗」，³⁶可是對大胃來說，瑪莉卻是「美國的狗」，在接養瑪莉之後，大胃「很清楚地自覺得，他的生活又往上跳升了一格，越來越像美國式的生活了」。³⁷瑪莉成為美國價值的象徵，對大胃來

³¹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13。

³²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13。

³³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13。

³⁴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15。

³⁵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28。

³⁶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29。

³⁷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32。

說，擁有瑪莉也差不多等同於擁有「美國式的生活」。正是因為他「醉心於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所以〕支持着他想領養瑪莉」，³⁸而且他相信跟他未來在美商機構的前途大有關係：

對於用盡心機，一心一意想接養瑪莉，本來是一件很具體的，和他想在這外國機構爬升的事業的計畫有關，而且是其中的一個步驟，是很重要的。可是，這種具體的重要性，在想像中不知不覺地被自己誇大，誇大到重要得不得了，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瑪莉在大胃的心目中的地位。³⁹

相對於整篇小說的流暢文字，黃春明的這段文字稍顯詰屈聱牙，顯示接養瑪莉的使命沉重。不過瑪莉並不是一隻純種的美國狗，牠只是複製的美國文化，卻也是大胃賴以驕人的文化。

依大胃的說法，瑪莉只懂英語，而大胃的妻子玉雲不諳英語，不僅常被大胃譏諷，白天照顧瑪莉時更是吃盡苦頭。瑪莉進住大胃的家後就帶來大小不一的破壞。第一個災難就是打破十幾盆大胃心愛的蘭花。當敘事者提到，「玉雲手拿着一株失土的蘭花，眼看即將斷掉的根」，⁴⁰蘭花在這個脈絡裏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其他如在家裡純毛的地毯留下穢物，或在遛狗時瑪莉走失，玉雲跌倒而擦傷膝蓋流血等不一而足。不過最微妙的還是大胃在接養瑪莉之後家庭關係的惡化，玉雲更常因為瑪莉而成為大胃羞辱的對象。

小說情節的高潮發生在瑪莉發情時，因玉雲的疏忽，這隻大胃心目中的美國狗竟與土狗交配。大胃因此對玉雲又打又罵，以家暴回報玉雲的求饒，甚至瘋狂地向玉雲表示他「愛狗」更甚於她。玉雲突然

³⁸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35。

³⁹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64。

⁴⁰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42。

恍然大悟，「頓時變得腦筋清楚，變得充實有力」，⁴¹決定帶着三個孩子到大哥家住幾天。

大胃卻繼續對這件事無限上綱。「他認為糟蹋瑪莉，在他的社會性的本能上，覺得是在糟蹋他的前途，甚至於過去的一切辛勞」。⁴²瑪莉與土狗交媾對大胃而言還有更大的文化價值上的意義。小說的敘事者說，「今天瑪莉的桃色事件，在直覺上，一隻不是普通的狗，竟然給土狗姦了的事，令他錯綜複雜的懊惱而氣憤起來」。⁴³最後的鬧劇是大胃將瑪莉送到劉獸醫那兒墮胎，獸醫卻給瑪莉吃錯子宮收縮劑，瑪莉因而痛苦萬分。

〈我愛瑪莉〉的大胃當然是一位富於象徵意涵的人物。他不是過去某些小說所刻劃的假洋鬼子而已，而是一位完全內化特定時空下美國所刻意推銷的美國價值與美式生活方式。黃春明的小說之富於批判意義，不僅在於小說突出了像大胃這樣一位非理性地崇拜美式文化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小說提醒我們，對美國價值與生活毫無批判性地接受不僅失去自主性，更可能釀成災難：除了誤把馮京當馬涼，把獸醫師眼中一文不值的俗狗視為高貴的純種美國狗，甚至於最後還造成家園損毀，妻離子散，乃至於文化尊嚴盡失。即使冷戰結束這麼些年之後，社會上仍不乏像大胃這種類型的人，對美式生活仍充滿無限的嚮往，因此〈我愛瑪莉〉的警世教訓至今仍不失去適切性。冷戰政治所默許的文化帝國主義並未因冷戰的終結而宣告隱退。

將冷戰政治的荒謬性暴露無遺的還有王禎和的經典長篇《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部小說完成於一九八四年左右，依小說的背景判斷，其敘事情節主要涉及一九七〇年前後的越南戰爭，也就是電視臺播

⁴¹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62。

⁴²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64。

⁴³ 黃春明：〈我愛瑪莉〉，《兒子的大玩偶》，頁 164。

放連續劇《西螺七劍》的年代。只是小說所敘寫的並不是烽火連天的中南半島，而是地處臺灣邊陲的花蓮。盛傳——其實有公文為證——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三百人將抵達花蓮度假，花蓮當地從縣議員到中學英文教師到甲級妓女戶經理等，為迎接這批美軍的到來大事動員。小說主要情節即在敘述整個動員的經過。王禎和以其老練的敘事技巧、誇張的情節、生動的道白，以及誇大的動作構製一齣諷世鬧劇。王德威早年曾經在評《玫瑰玫瑰我愛你》的一篇短文中指出，「他（王禎和）小說的故事驚世駭俗，極盡荒唐突兀之能事；他的人物趨向平面卡通化而非生活化；他的敘事華洋夾雜，矛盾百出；而他標示的小說『意義』更是曖昧游移，難求定論」。⁴⁴王德威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成為定論。

小說所指涉的越南戰爭其實在千哩之外，臺灣當時如果與這場戰爭有何牽扯，主要是因為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下，臺灣為美軍提供了若干後勤與軍事顧問的服務。不過這不是王禎和這本小說的根本關懷，《玫瑰玫瑰我愛你》所敘寫的是美軍在真正戰場外的性的征戰，而準備迎戰的是一群經過千挑萬選的花蓮妓女。只是小說的敘事情節始終都未見傳聞中的美軍蒞臨，只有在小說快結束時，他們出現在妓女訓練班班主任董斯文眼中的異象：

一個光輝燦爛的異象——五十名他一手精心調製出來如包裝講究的商品 Bar-girls 穿着顏彩繽紛珠光四射的旗袍，穿着色澤奇麗原始味濃的山地服飾，每一個 Darling Bar-girl 都頭簪一朵盛開的玫瑰，胸別一株嬌麗的紅玫瑰，整整齊齊排成三行隊伍站在碼頭上；西裝革履戴白手套的樂隊指揮，胸前也

⁴⁴ 王德威：〈王禎和走錯了路嗎？——評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收入許俊雅編選：《王禎和》，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4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年），頁 323-324。

戴一朵濃香飛溢的玫瑰花，站在吧女隊伍的前方，就雙手在空裏用勁一比一揮，龐大的百人大樂團就響亮亮地……演奏起來。頭插玫瑰胸別玫瑰五十名斯文的吧女就對着來自越南來自西貢的美國阿兵哥齊聲歡唱……。⁴⁵

她們唱的就是〈玫瑰玫瑰我愛你〉這支許多人都能哼上幾句的流行歌曲。

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全書所敘就是董斯文如何將五十名花蓮妓女訓練成異象中的吧女的經過。王禎和將其戲耍諧仿的文字盡情發揮，故意藉模擬英雄體(*mock-heroic*)將一場鬧劇賦予崇高的意義，價值顛倒，秩序紊亂，道德鬆懈，彷如巴赫汀筆下的嘉年華會(*the carnival*)，不僅為臺灣東部的邊陲小城激起陣陣漣漪，更讓我們看到了美國價值對民眾生活所造成的衝擊。小說人物眾口鑠金所喊出的口號是：「美軍就是美金」，⁴⁶培訓吧女就是「為國家做點事」；⁴⁷或者用主其事的英文老師董斯文的話說，「我們這是在替國家辦外交咧！務必拿我們最好的去款待人家」。⁴⁸董斯文還擔心招待美軍的酒吧建得不像樣子，他心想：「那可要丟盡國家的臉哦！人家 GI 不講我們一聲落伍才怪」。⁴⁹聽多了董斯文這樣的說辭，連參與這個訓練計畫的四大甲級妓女戶經理也會朗朗上口地表示，「當初要辦這件事，只想到要替國家來好好接待這批美軍仔」。⁵⁰而被徵召接受訓練的妓女一律被稱為學員，統統要住進旅館集中管理，就像「入伍受訓的阿兵

⁴⁵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年），頁248-249。

⁴⁶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27-28。

⁴⁷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33。

⁴⁸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104。

⁴⁹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143。

⁵⁰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172。

哥」⁵¹。

這樣的類比小說中處處可見。語言的誇飾是《玫瑰玫瑰我愛你》的一大特色與成就，不僅顛覆了意符與符意之間的對比關係，尤其若干成語的應用更彰顯了模擬英雄體所製造的荒誕效應。小說第九章有一幕寫董斯文白天搭三輪車赴紅燈區拜訪那幾位娼公鴿婆的經過。這是董斯文第一次踏入紅燈區，他發現：

最惹人注目的是釘在每家廊柱上的牌子——白色塑膠，寬八寸長兩尺，上面浮雕着這麼一行氣魄雄渾的楷書：「甲級妓女戶」或「乙級妓女戶」。大部分是乙級，只絕少幾家是甲級的。仔細檢閱一番，斯文竟找不到丙級或是丁級的。Boy！原來考妓女戶執照，竟和研究生考試一樣，乙等七十五分才算合格。每家大門都洞開着，裏面大抵空無一人，連個把門的也莫有，真正是到了夜不閉戶的大同境界！大約就如三輪車夫講的：查某統在養精蓄銳以備枕戈待旦吧！⁵²

顯然，語言的誇飾也造成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說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效應，令人啼笑皆非，整部小說的荒謬感也因此益形明顯。

儘管情景荒誕，董斯文卻要一板一眼嚴陣以待，他受競選時敢於脫褲的錢銘雄縣議員之託，召集了甲級妓女戶四大經理研商大計。這四大公司就從現有的妓女中依年齡、身材及衛生條件，挑選了五十位接受訓練，主要由董斯文以其獨門的英語教學法授以簡單的英語會話，另外還安排了國際禮儀須知、生理衛生、法律常識等課程，希望把這些學員訓練成出色的酒吧女郎。最令人發噱的是，訓練班在當地

⁵¹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79。

⁵²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42。

的基督教得恩堂舉行開訓典禮，由滿頭蒼髮的憚牧師娘高歌「來信耶穌」，講述耶穌的生平事蹟，然後大家低下頭來隨她唸主禱文。典禮結束時還是唸主禱文——不過這回換成由牧師娘的兒子，即負責講解生理衛生的憚頌主醫師帶領大家唸。就在唸主禱文的時候，班主任眼中出現上文已經提到的異象，五十名光鮮亮麗的吧女在碼頭迎接美軍到來……。

《玫瑰玫瑰我愛你》與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和〈我愛瑪莉〉稍有不同。在黃春明這兩篇小說裏，人物中至少出現了美國軍官格雷上校與美商公司主管衛門先生及其妻露西；在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裏，傳聞中的三百名美軍始終缺席，但卻無礙於以隱無的現存（*absent presence*）宰制小說裏眾多人物的思想言行。王禎和小說裏的人物完全服膺於美式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將那些接受訓練的學員完全視為商品，⁵³所有的訓練都是為了配合「美軍的喜好與口味」。⁵⁴《玫瑰玫瑰我愛你》所建構的顯然又是另一個冷戰政治下荒誕不經的世界，價值崩潰，倫常顛倒。美軍雖然遠在千哩之外，但是卻又無所不在。就本文的視角而言，《玫瑰玫瑰我愛你》所敘述的其實是一個臺灣民眾如何為美國價值所宰制的故事。整體而言，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讓我們清楚看到冷戰所隱含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他們筆下人物的生物生命明顯受制於冷戰的政治與經濟權力。

這篇論文特意將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擺在國際冷戰政治的脈絡來考察，這些小說可以被視為對冷戰的反應，因此明顯屬於冷戰文學。安德魯·哈門德（Andrew Hammond）在為《冷戰文學：書寫全球衝突》（*Cold War Literature: 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一書所寫

⁵³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66-169。

⁵⁴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66。

的導論中表示，我們「有需要就冷戰文學內部的主題與風格趨勢進行比較分析。冷戰文學可以寬鬆地被界定為一種焦聚於歷史的國際潮流，跟此一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語言及意識形態結構具有多重互動。假如說某種特定的冷戰文學存在的話，那麼這種文學確切存在於這些國際潮流之中」。⁵⁵這篇論文或可說是對哈門德看法的一個回應。

⁵⁵ Hammond, "From Rhetoric to Rollback," pp. 4-5.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年。
2. 王德威：〈王禎和走錯了路嗎？——評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收入許俊雅編選：《王禎和》，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4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
3. 布魯斯·康明思著，林添貴譯：《朝鮮戰爭》，臺北：讀書共和國，2013年。
4.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2011年。
5.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6.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臺北：聯合文學，2009年。
7. Bakhtin, M. M./P. N. Medvedev. 1987.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Albert J. Wehrle,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 Pr.
8. Cummings, Bruce. 2010.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9. Field, Douglas, ed. 2005.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
10. Hammond, Andrew. 2006. "From Rhetoric to Rollback: Introductory Thoughts on Cold War Writing," in Andrew Hammond, ed., *Cold War Literature: 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14.
11. Klein, Christina. 2003.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91*.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
 12. Kuznick, Peter J., and James Gilbert, eds. 2001. "Introduction: U. S.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13.
 13. Mason, John. 1996. *The Cold War, 1945-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4. Rubin, Andrew N. 2012. *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 Pr.
 15. Ryan, David. 2005. "Mapping Containmen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ld War," in Douglas Field, ed.,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 50-68.
 16.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1999. *Who Paid the Pipers?—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7. Vominckel, Annette, Mascus. M. Payk, and Thomas Lindenberger, eds. 2012. *Cold War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二、期刊論文

1. 陳建忠：〈「美新處」(USIS) 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11-242。
2.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 (1951-1970)〉，《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 (2001 年 3 月)，頁 79-127。